

太陽篇卷壹中

傷寒論集註折衷

陳善同識

內政部註冊權註冊第一百五十二號



傷寒論集注折衷卷一中

漢張仲景原文

河南信陽胡毓秀補注

辨太陽病脈證篇

第四章 此章十五節。前四節論手太陽中風。中六節論足太陽

傷寒。末五節又合論中風傷寒兩證。重申前兩章之義。

太陽病。外證未解。脈浮弱者。當以汗解。宜桂枝湯。

第四十一節

陳修園曰。此節言桂枝湯爲解外之劑也。在表在外病。各不同。麻黃桂枝湯亦各



異請。寔集而參觀之。太陽之病。皮膚爲表。肌腠爲外。外證未解。胸中之氣爲邪所傷。其脈因見浮弱者。當以甘溫之藥。資助肌腠之氣。血從汗而解。宜桂枝湯。張令韶曰。自此以下十五節。言病在表在外之不同。湯有麻黃桂枝之各異也。柯韻伯曰。桂枝溫能散寒。甘能益氣生血。辛能發散外邪。故麻葛青龍。凡發汗劑咸用之。惟桂枝湯不可用麻黃。而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。何也。桂枝爲汗藥中沖和之品。若邪在皮毛。則皮毛實而無汗。故主麻黃以直達之。令無汗者有汗而解。若邪在肌肉。則肌肉實而皮毛反虛而自汗。故不主麻黃。之經走於表。止佐以薑棗甘芍藥和氣血。從肌肉而出皮毛。令有汗者復汗而解。二方之不同如此。今人不知二方之旨。以桂枝湯治中風。以麻黃湯治傷寒。失之遠矣。

胡毓秀曰。此章前四節論手太陽桂枝證。中六節論足太陽麻黃證。末五節又



合論麻桂二證。仲景文法甚精密。注家尙少分晰。又按表證屬足太陽。外證屬手太陽。風寒傷足太陽衛氣者。邪在皮膚。其脈浮緊無汗。風寒傷手太陽營血者。邪在肌肉。其脈浮弱自汗。此太陽病所以有表外之不同。而方有麻桂之區別也。又桂枝證脈浮弱者。因血行脈中。邪在營分。營血受傷。故脈動緩。而其象弱。麻黃證脈浮緊者。因氣行脈外。衛氣爲寒邪閉束。不得舒散。故絞結而緊。其脈皆浮者。太陽主表故也。

又按桂枝湯治邪中肌肉。肌肉在皮毛之裏。且脈緩自汗。再用麻黃發汗。則大汗出後。必變亡陽之證。故桂枝湯不可用麻黃。麻黃湯治邪傷皮毛。皮毛在肌肉之外。因其無汗。故用麻黃開皮毛以發汗。恐其力微。故用桂枝宣達營血。以助麻黃解表之力。此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。柯注尙欠明晰。

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。

第四十二節

陳修園曰在表之邪未解。尙見太陽頭項強痛等病。醫者誤下之。猶幸裏氣未奪。反上逆而與表邪交錯于胸中。而爲微喘者。表未解故也。蓋肌也。表也。氣原相通。邪從表而入肌。亦從肌而出表。故仍用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。蓋杏仁降氣厚朴寬胸。今表邪交錯從肌腠出于皮毛而解矣。

又曰太陽有在表在外之不同。以皮膚爲表。肌腠爲外也。太陽表病未解而下之。氣不因下而內陷。仍在于表。不能宣發而爲微喘。用桂枝湯從肌而託之于表。加厚朴以寬之。杏仁以降之。表解而喘平矣。與太陽病下之後。其氣上衝者。可與桂



枝湯參看。

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。下之爲逆。欲解外者。宜桂枝湯主之。

第四十三節

陳修園曰。在外之邪未解。尙見太陽頭項強痛等病。須知其爲外證未解。不可下也。下之爲治之逆。欲解外者。宜桂枝湯主之。

陳元犀曰。桂枝湯本爲解肌。誤下後邪未陷者。仍用此方。若已陷者。當審何逆從其變而治之。然則外證未解。救誤如此。而內證未除者。救之當何如。師故舉一隅。



傷寒論集注抄衷 太陽篇卷一中 辨太陽病脈證篇 三 傷寒論與神

以示人焉。

太陽病。先發汗。不解而復下之。脈浮者。不愈。浮爲在外。而反下之。故令不愈。今脈浮。故知在外。當須解外。則愈。宜桂枝湯主之。

第四十四節

陳修園曰。此節言先汗後下。察其脈浮。病不解者。仍宜用桂枝湯以解外也。蓋未汗而遽下之。旣以桂枝湯爲救誤之法。先汗而復下之。亦藉桂枝湯爲補救之資。太陽病。先以麻黃湯發汗。旣汗而猶不解。正宜以桂枝湯繼之。而竟不用桂枝湯。而復下之。此粗工泥守先汗後下之法。不知脈理故也。脈浮者。不愈。浮爲在外。而

反下之故令不愈。今脈浮故知在外。當須解外則愈。宜桂枝湯主之。

太陽病。脈浮緊。無汗。發熱。身疼痛。八九日不解。表證仍在。此當發其汗。服藥已微除。其人發煩目瞑。劇者必衄。衄乃解。所以然者。陽氣重故也。麻黃湯主之。

第四十五節

陳修園曰。此言病在太陽。得陽明少陽之氣化。合併爲熱之治法也。試以表病用麻黃湯之法言之。太陽病。脈浮緊。是麻黃湯的脈。無汗發熱。身疼痛。是麻黃湯的證。醫者不知用麻黃湯。遲至八日。當陽明主氣之期。九日當少陽主氣之期。不解。



傷寒論集註
太陽篇卷一
表證仍在。此雖爲日已久。仍當以麻黃湯發其汗。若服藥已。只見表邪得汗而微除。然三陽之熱內盛。陽盛則陰虛。故其人陽盛而發煩。陰虛而目瞑。劇者必逼血上行而爲衄。衄出而經絡之熱隨衄而解。所此然者。以太陽之標熱合于陽明之燥氣。少陰之相火三陽合并而爲熱。陽氣重故也。麻黃湯主之。

胡毓秀曰。上四節論手太陽桂枝證。此下六節皆足太陽麻黃證也。足太陽主衛氣。衛氣充于皮毛。風寒縛束衛氣。故脈浮緊。寒熱身疼。無汗在表之邪。久而不解。則衛氣始終與之相持。陽氣內鬱。既久不能發洩于外。則乘入血分。逼血妄行。此足太陽所以致衄也。且八日陽明主氣。九日少陽主氣。太陽標熱合于陽明之燥氣。少陰之相火內鬱。既久則干血分。入經脈。服藥已微除者。是太陽在表之邪由汗而解也。微除不能盡除者。是三陽之邪熱已干血分。入經脈。只

能由血分解。不能由汗解也。故曰劇者必𦇧。𦇧乃解。讀者可以思其故矣。

太陽病。𦇧浮緊發熱。身無汗。自𦇧者愈。

第四十六節

陳修園曰。三陽氣盛。汗之而不解者。既可使其從𦇧而解矣。而太陽本經之熱。亦有自𦇧而解之證。太陽病。𦇧浮緊發熱。無汗。不因發汗。而其熱自能從𦇧而解者。其病比上條三陽合并稍輕而易愈。蓋血之與汗異名同類。不得汗解。必得𦇧解。此與熱結膀胱。血目下者同一局也。

唐容川曰。汗與血異名同類。此說稍差。汗色白。血色赤。汗質輕清。血質重濁。汗是衛氣。血是營血。何得混言同類。蓋從汗解者。是使營分之邪。皆借衛氣外泄而爲



汗○汗○者○水○也○氣○乃○水○之○所○化○故○口○鼻○之○氣○著○于○漆○石○之○上○皆○復○化○而○爲○水○膀○胱○之○陽○化○水○爲○氣○直○出○者○上○口○鼻○橫○出○者○透○內○膜○達○肌○肉○而○發○于○皮○毛○則○爲○汗○汗○者○衛○氣○復○化○之○水○也○屬○之○氣○分○何○得○與○血○同○類○哉○血○者○營○分○之○陰○汁○營○生○于○心○出○包○絡○屬○于○肝○循○內○網○油○得○小○腸○之○氣○導○之○下○行○則○入○血○室○與○膀○胱○相○連○故○熱○結○膀○胱○有○血○自○下○之○證○此○下○行○之○血○也○其○上○行○外○達○之○血○亦○隨○小○腸○之○氣○布○達○于○外○透○腔○子○穿○瘦○肉○達○腠○理○至○肌○肉○爲○衛○氣○之○守○是○名○營○血○邪○氣○久○留○營○分○則○血○爲○邪○擾○血○有○餘○而○循○經○外○溢○則○邪○隨○血○洩○得○呖○而○解○呖○之○與○汗○一○是○從○營○分○解○一○是○從○衛○分○解○何○得○混○而○同○之○哉○又○曰○今○人○論○太○陽○經○但○知○有○膀○胱○而○遺○却○小○腸○不○之○膀○胱○主○氣○小○腸○主○血○內○經○言○膀○胱○氣○化○則○能○出○言○小○腸○曰○化○物○出○焉○卽○指○化○液○爲○血○以○外○出○也○是○小○腸○亦○有○功○用○豈○得○指○爲○呆○管○一○條○哉○

胡毓秀曰。唐氏亦知小腸化血。惜其於此理。尙欠發揮。

三陽併病。太陽初得病時。發其汗。汗先出不徹。因轉屬陽明。續自微汗出。不惡寒。若太陽病證不罷者。不可下。下之爲逆。如此可小發汗。設面色緣緣正赤者。陽氣怫鬱在表。當解之。熏之。若發汗不徹。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。當汗不汗。其人煩躁。不知痛處。乍在腹中。乍在四肢。按之不可得。其人短氣。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。更發汗則愈。何以知汗出不徹。以脈濇故知也。

第四十七節

唐容川曰。此一條要分作兩段解。上段言皮毛不開。則閉鬱其陽明之氣。故面色正赤。當解之。熏之。此爲上段。其下若發汗不微。至末是指周身膜腠內有停汗不出。爲氣爲飲之病。陳注仍執定陽明解之所以不確。短氣非陽明證。通查仲景書。無陽明證言短氣者也。蓋第二段是言若非陽明併病而止。是太陽經發汗不微。則無面色緣緣正赤之形。是不足言爲陽氣不得越也。此數句是文法剝換處。將上段撇去。以下乃言此是太陽經病。本當汗出。使衛氣外散而解。今因當汗不汗。則衛氣與邪停于膜腠之中。內膜通于包絡。汗當外而內犯。則煩躁。外膜卽周身之腠理。故周身不知痛處。乍在腹中。是併入內膜也。乍在四肢。是游走外膜而併于四肢也。按之不可得。是在膜腠中往來無定也。人身膜腠內外上下貫澈無遺。

故在膜腠中。乃有此象。此是何物在膜腠中。只是汗留于內。汗者衛陽發于腠。中乃水所化之氣。此氣不出。則停而爲飲。凡有飲者。皆短氣。故其人短氣。但坐而不得臥。臥則氣更逆。與喘咳倚息不得臥同例。所以然者。總由汗出不微。故停爲飲。更發其汗。則愈。合觀此條。上一段是陽明有熱。鬱于肌肉中。下一段是少陽膜腠內有水氣。游移不定。一是不汗而閉其火。一是留滯爲水。讀者正當分辨。

衄浮數者。法當汗出而愈者。下之身重心悸者。不可發汗。當自汗出乃解。所以然者。尺中脈微。此裏虛。須表裏實。津液自和。便自汗出愈。

第四十八節

陳修園曰。亦有法雖當汗。而獨取尺脈爲憑。爲法外之法。脈浮數者。必發熱。法當汗出而愈者。誤下之。雖幸其邪尙未內陷。而無如氣被傷。而身重。血被傷。而心悸者。蓋衛氣營血。外循行于經絡之間。而肺衛心營。內取資乎水谷之氣。今下後。陽明水谷之氣不充。不可發汗。當聽其自汗出。乃解。所以然者。尺中脈微。尺爲陰。而主裏。此裏陰之虛。慎勿亂藥。惟糜粥自養。漸復胃陰。又依內經之說。月郭滿。則氣血實。肌肉內堅。預告病人。勿幸速效。須俟谷氣充。天時旺。則表裏之氣實。而津液自和。便自汗出而愈。此法外之法也。

唐容川曰。苓桂朮甘證。建中湯證。眞武湯證。均有心悸。均指水飲內犯。修園所素知也。獨此解爲心血被傷。與他處不合。又解尺中脈微。爲胃陰不足。必俟谷氣充。



尺脈旺。此說亦非。尺脈不診谷氣。平人谷氣充者。尺脈亦不盡旺。且微脈是陽氣。微非陰液虛也。修園常言。細爲血虛。微爲氣虛。何以此處自相矛盾。只緣不解自汗出乃愈之義。是以混注。蓋此節言當汗反下之。則傷其衛陽。而內動水氣。故心下悸。水上尅其火也。是下傷腎陽。不能化水所致。若再用麻黃湯發汗。則陽愈洩。恐變爲厥逆肉瞤等證。所以然者。因尺脈微。是誤下傷其腎陽。故不可復以汗泄之。亦如大青龍證之脈微弱。不可服同一例也。蓋太陽爲表。少陰卽爲其裏。此是少陰裏氣被下而虛。腎陽不能化氣。安可復泄其陽。以發汗哉。須扶少陰之裏氣。助太陽之表氣。使陽津外達。陰液內充。則自然汗解。如用桂枝湯加附子等法是也。原文云。當自汗。須表裏實。一當字內。中明有方治使之自汗。明明與不可發汗相對。以見不可用麻黃湯耳。蓋此數節皆是爲麻黃湯發議。陳注不知此意。而又

解爲血液少誤矣。

脈浮緊者。法當身疼痛。宜以汗解之。假令尺中遲者。不可發汗。何以知其然。以營氣不足。血少故也。

第四十九節

陳修園曰。由此法而推之。脈浮數之外。更有脈浮緊之證。脈浮緊者。法當身疼痛。宜以麻黃湯發汗解之。假令尺中遲者。不可發汗。何以知其然。以營者。水谷之精。和調于五臟。灑陳于六腑。乃能入之于脈。今尺中遲。乃知中焦之營氣不足。血液虛少。不能入于脈故也。前云脈浮數。因誤治而虛其陰。尚可勿藥而俟其自愈。今

